



# 碧海云天阔，日照故园明

郭慕清

犹自心怀少年意，等闲霜色上衣襟。  
曾以为，归乡也无需指南，乡愁自会引路，故乡会永远停在那片渔船归港的暮色里，那一缕青瓦矮墙的炊烟里，安静如斯、温柔如初。  
直到车窗外的高楼林立、路网纵横、灯火璀璨和人潮涌动，与记忆里的小城交错重叠，一种既酸涩又滚烫的情愫，骤然涌上心头。  
这一刻，我才恍然反应过来，离家廿载春秋，时光从未驻足，故乡亦未停步：当年的青涩少年渐染风霜，而黄海之滨的寂寂旧埠，也已崛起为气象万千的山海新城。在我远行的岁月里，她以我未曾想象的模样拔节生长，她陌生得让我讶异，也亲切得让我心生眷恋，如重逢故人，既生疏，又情深。  
她，便是我的故乡——日照。

## 忆往昔： 烟火旧巷，乡愁绵长

许多作家写故乡，写根脉，亦写眷恋。  
十多年前，采访作家刘亮程时，他说“人总是会寻根的”。那时年轻，只淡淡听过，并未记在心里。寻根？从未想过，故乡那么普通，那么渺小，似乎没什么值得细细回望、深深牵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很少向人认真说起她。放在山东一众名城之间，济南有泉城风雅，青岛拥滨海盛名，曲阜载圣人文脉，相比之下，日照安静得近乎不起眼。偶尔与人提起，我总会下意识补上一句：“你可能没有听过她。”说到底，那时的我，也懒得替故乡争什么存在感。

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母亲常念叨的往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外祖父劝告母亲要用功读书，最直白也最扎心的话便是：“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嫁到海边，天天守着那汪水吃鱼。”在老一辈的认知里，那时的海边从不是风景，而是清苦、偏僻、落后的代名词，是人人都想拼命走出去的地方。

对于成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我来说，这座小城虽无名气，却藏着一段缓慢而温柔的旧时光。老城区街巷曲折迂回，青石板被岁月磨得温润；海曲路梧桐浓荫蔽日，烟台路虽然很短很静，也不曾向远方肆意延伸，但却留下了我无数的脚印。

小城的日子过得很慢，慢到能听见海浪在不远处轻轻呼吸，慢到连风都带着几分安然与慵懒。清晨天刚亮，集市已是人山人海。刚上岸的鱼虾带着清冽的海腥气，煎饼卷着滋滋作响，焦香混着烟火气，飘满整条巷子。正午时分，路过啤酒厂，醇厚的麦香随风漫来，成为记忆里格外踏实的味道。傍晚就更美了，夕阳把海面染成一片金红，那时万平口还是一片天然滩涂，没有网红景观，只有细软的沙、自在的风、逐浪的人，渔船踏浪归港，渔网晾在沙滩上，渔家人的笑声伴着咸湿的海风，传得很远很远。

如今，站在熟悉又陌生的街头，海风一吹，小时候听的那些老话、见过的那些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原来，日照的历史从不是书本上的大道理论，而是祖辈传下来的日子，是刻在心里的家乡味，是走再远也忘不掉的根。

## 寻文脉： 古邑千丰，文韵绵长

一座城市真正的动人之处，从不是高楼林立，而是文脉有根、生灵有魂。

仔细打量这座城市，才发现她从从来都不是一座单薄的海滨新城，她自远古走来，在齐鲁大地的文脉长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便是东夷文明的重要舞台。以两城镇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聚落，规模宏大、布局完整、环壕拱卫、功能分区明，尽显史前文明高超的规划智慧。据记载，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日照曾一度被誉为亚洲最大的城市。岁月无言，遗迹有声，从两城到尧王城，再到东海峪，一处文化遗存静静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辉煌，也让日照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地标。

漫步在日照市博物馆，我久久驻足于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蛋壳黑陶高柄杯前。这件礼器以“薄如纸，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的极致工艺闻名于世，被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作为高等级墓葬出土的礼器，它是远古时期身份与权力的象征，其独特的“熏烟渗碳”工艺让器身莹润如漆，触摸间仿佛能与千年前的匠人对话，尽显龙山时代制陶技艺的巅峰水准。

日照之美，又不止于海。五莲山、九仙山奇峰竞秀，林海松涛，云雾时起，登山可将一城山海尽收眼底；浮来山古木参天，禅意清幽，更是远离尘嚣的静心之地。山海相依，城林相融，四季皆有风韵：春有茶田吐绿，百花绽放；夏有碧海清凉，沙滩欢腾；秋有层林浸染，瓜果飘香；冬有温泉温润，年味渐浓。四时流转，物华天宝，将日照的灵秀与温润，写进岁岁年年的日常里。

美景之外，更有可触可感的体验。日照的文旅早已跳出单一看海模式，走向沉浸式、体验式、度假式休闲。东夷小镇里可触摸千年文明，演艺场上可感受太阳文化的壮阔，赶海拾贝、非遗手作、沙滩露营……多样体验，让每一位来客都能读懂日照独有的温柔与浪漫。

许是“当局者迷”，抑或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愚钝如我，直到那条短视频才被点醒，写下这些许文字，也方才懂得：自己眼中的旧日寻常，早已是无数人追寻的诗与远方。

向新程：  
凭海临风，步履铿锵  
更让我震撼的，不是文旅的蝶变，而是整座城市格局的跃升。  
二十年光阴，日照从一座安静的滨海小城，成长为现代化临港生态新城。

城市之兴，首在港口。日照港早已不是记忆里的简易码头，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如今船舶往来，货通天下，自动化码头高效运转，海河联运、海铁联运通达海，以一港繁荣，带动一城开放。正可谓，巨轮载动货物，也载动一座城市的野心。在港口勃兴之下，产业格局亦焕然一新。传统产业不断迭代，新能源、新装备、低空经济等加速聚集。所谓“新质生产力”，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港口边轰鸣的车间、实验室里不灭的灯火。

经济之变，最终落回日常生活。高铁飞驰联通全国，高速纵横畅外联，机场通航高远翔，城市干道宽阔舒展。曾经依靠自行车、公交车出行的日子已成过往，如今的日照气魄宏阔，气象一新。中央活力区高楼林立，商业综合体人气兴旺，老旧小区焕然一新，公园绿地星罗棋布，蓝天白云常在，生态底色愈发明亮。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已然屹立在黄海之滨。

站在高处俯瞰，海风浩荡，船来船往，人流如织，生机勃勃。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座大气从容的城市，就是记忆里那座朴素安静的小城。陌生的街巷楼宇间，藏着我曾参与的成长，却让人心生骄傲：它在岁月里默默耕耘，从默默无闻走到众所瞩目，活成了更开阔的模样。

可这份陌生和“不敢相信”，从未带来疏离，因为海风依旧是记忆里的咸，乡音依旧是心底的暖，血脉里的牵连从未改变。走得越远，越懂故乡的意义：它既是刻着旧时光的故土，也是奔涌着新活力的发展热土；既是文脉绵长的精神归宿，也是我无论走多远，一回头就有的温暖底气。  
如今的我，愿带着全新的目光慢慢走，慢慢看，踏遍新修的绿道，凝望崛起的新城，细品地道的烟火滋味，触摸新时代里她有力的脉搏与心跳。因为我深知，故乡从未抛弃远行的游子，只是以更璀璨的模样，静静等候每一个归人。

正如那海上的灯塔，亮了又灭，灭了又亮，而岸，一直在那里。

# 写给海边那条老船

相玉杰

尽管那昂扬的帆，早已碎成飞逝的风；尽管靠岸的日子久了，与海的距离，也在一天天拉长。这条老船，就静静地停在海滩上，用破败的筋骨，撑着满是褶皱的记忆，守望着重重的海浪。

在你搁浅多年的那个下午，阳光并不灼人。我走进你的怀里，倚着你老去的船舷，细细品味着，那从斑驳船板里，四溢开来的、属于海的咸湿味道。

如今，这片海滩上奔跑的孩子，依偎的情侣，垂钓的老人，没人再问你从何处来，人们早已忘了，你曾是一条船。可我却真切地感觉到，在这漫长的停泊里，你一定无比怀念那条奔流的航道，怀念那些承载着你，破浪而来的涛声。对一条船来说，那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只有在奔涌的海浪里，只有在颠簸的航行中，你才是船，而不是一块沉默的木板。你这样长久地守候，一定是在等，等那海浪再次高过海滩，高过出海的航道，因为航行，始终是你不曾放弃的渴望。

当我的双手抚过你的船板，我惊讶地发现，那些遥远而激情的海浪，早已以盐的结晶，深深镌刻在你的木纹里。我不奢望向那片深邃的海洋，它究竟曾给予了你，这只老去的木船，怎样惊心动魄的经历，又刻下了怎样刻骨铭心的记忆？

涛声就在耳边，离你，也离我一样近。在海的更远处，一声声穿越浪涛的号子，正隐约地在风声里传递。风声越紧，那号子就越清晰。我仿佛又看见，你曾经的白帆，正和着大风一起鼓荡。风来了，又去了，那声声号子，终于化作了清晰的呐喊。

这呐喊，送走了多少颠簸的痛苦，又留下了多少收获的喜悅；这呐喊，用生死的底片，让多少高尚的品格站立起来，又让多少卑微的灵魂显得渺小；这呐喊，是人生的海浪，它高过了涛声，高过了风声，让你无法拒绝，也无法不被深深感动。这呐喊，终究要被传扬，让更多人听见，那些在风浪里淬炼出的纯粹

与善良。

这一切，你这条曾经年轻的船，都曾亲历。尽管多年过去，你已老得有些破败，但在这落日将尽的斜阳里，你的倾诉，依旧满怀激情。我分明看见，在你宁静的外表下，藏着那深入骨髓的爱与憎。

黄昏的一抹斜阳里，我高高举起手臂，身上，也溢满了海的味道。如果，真的再有一次远航，我情愿，我的这只高高举起的手臂，就是你那面，曾经迎着风、向着无尽深蓝、澎湃不息的帆。

# 星空下的河流

丁玲

你听，河流在喘息  
星空下，惊起了飞鸟  
是谁，把红丝带缠绕在  
河边小树的枝桠  
那是春天的记号  
水草与游鱼的对话  
沉入水底  
春风听不到  
白鹤游弋在河面  
它已经进入了梦乡  
星星呼唤

合上一本夜晚的故事书  
里面也有星空与河流的故事

# 忆父亲

邓丽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8年了。在这28年里，每当我遇到人生的坎坷，意气难平的时候，眼前总会浮现他鼓励的目光，我便增添了踏实的勇气和前进的动力；每当我取得一点点成绩，想和他老人家分享时，总有一股难言的痛苦涌上心头，这一点一滴汇成对他无尽的思念。

我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后来一直在老家县城周边的乡镇政府辗转工作，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退休。我对父亲的了解是从他退休开始的。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父亲退休的时候，哥哥姐姐有的出去工作，有的在镇上读中学，只有我还在村里上小学。退休后的父亲每天早晚都去菜地里劳动。不久，父亲觉得原有的菜地太小，种的菜根本不够吃。他发现村子西南边有一个废弃的坑道，长满杂草，堆满垃圾，影响周围环境，父亲和母亲商量把它要下来改造成菜地。经村里同意后，父亲先清理了沟底垃圾，然后从村子旁边的小河道和土坡收集石块石子，用独轮车一车一车推过来填在沟的底部。接着，他又从家里清理出土杂肥，连同小河底的松土混和在一起，再用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到新菜园上。当时哥哥姐姐回家想要帮忙，父亲坚决不让插手，让他们安心工作和学习。

从秋后到第二年开春，父亲用了半年时间终于把菜地改造好了。俗话说，谷雨前后种瓜点豆。每天，天蒙蒙亮父亲就去他的新菜地忙活了。父亲把曾经的工作热情全都投入到土地上，菜园里除了日常种的韭菜土豆茄子，还新种了黄瓜、水萝卜和西红柿。那年头，这些奢侈蔬菜是不多见的。乡亲们都夸我父亲真了不起，竟然把一个垃圾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菜地，后来我们也经常把蔬菜分给邻居。父亲还在田埂周围栽上树，夏天，父亲常看见父亲浇完菜地，坐在树下乘凉，自豪地看着生机勃勃的菜园。

父亲的爱是无声的。在家排行最小的我，学习用的桌子是哥哥姐姐以前用过的，因为我个子矮，需要在原先的小板凳上加一块木板，可小木板常从屁股底下滑到地上。一天晚上，我正在写作业，父亲过来抚摸着我的头，让我站起来给我量身高，然后又量了桌子高度，把数字认真记到纸上，他说明天找人给我重新做一个板凳。没过几天，父亲微笑着从外边拎着一个新板凳来到我跟前。遗憾的是因为多次搬家，这个心爱的新板凳不知道哪里去了。

二哥参加工作二十出头，被安排在镇上供销社做出纳。那段时间，二哥每天晚上都在昏暗的灯光下对着口读核算盘，看着二哥拙笨地拨弄算盘珠，父亲在一旁急坏了，他便把在村里当了多年会计的三叔请到家里强化辅导。直到二哥把算盘打得滚瓜烂熟，父亲才放心。

二哥刚工作那会，父亲经常骑着大鹿鹿自行车跑到十多里地外的镇上买化肥和家用用品，顺便去看二哥的工作情况。有一次，他发现二哥不在办公室，但钥匙在抽屉上。晚上，父亲严厉批评了二哥，他说作为一个供销社出纳员，抽屉里都是单据和现金，应该钥匙随身带。还有一次，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他孙子用独轮车推着老人，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供销社领退休工资，到供销社接近中午12点了。二哥那天忙了一上午，态度很不耐烦，他匆忙办好手续，把一打现金扔到老人前面的柜台上。父亲悄悄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后来语重心长地教育了二哥，二哥虚心接受了父亲的批评。到后来他工作得心应手，父亲也就不再去单位看他了。

父亲退休时工资不多，家里兄弟姊妹多，尽管母亲精打细算，却总是维持不到一个月的生活。那时候能吃顿肉或者吃个鸡蛋都是很奢侈的事。母亲觉得父亲在田地里干活辛苦，几次单独为父亲做一点好吃的，父亲总是让我们先吃。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几个陆续成家，但收入普遍都不高，仅满足温饱。父亲每次领到退休工资后总是惦记这个，想着那个，他把大部分工资补贴给了子女，却舍不得为自己买一件像样的衣服和皮鞋，他穿的衣服和鞋都是哥哥穿剩下的。如今，哥哥姐姐家条件都好了，我也有能力买更好的衣物孝敬父亲了，他却享受不到了，每每想到这里总会难过地落下眼泪。这是我一生的痛，一生的遗憾，唯有好好做人，认真做事，教育好孩子，经营好家庭，才对得起父亲的教导。

